



燕語聲聲還回巢

□李莘凡

坐在辦公室改作業，抬頭便見窗外兩隻燕子在廊檐下穿梭、盤旋，它們在打理去年的舊巢。從我坐下來，燕語聲聲不絕於耳，“叽咕叽咕”告訴我春色正好，不要辜負了好時光。

陶淵明詩：“翩翩新來燕，雙入我廬。先巢固尚在，相將還舊居。”燕子是最敏感的動物，物候冷暖，唯其先知；燕子也是最念舊的動物，舊巢雖破，寧死不棄。所以年年春天，燕子都會如期歸來，尋找日時的屋檐。

多年前，我還在沙魚小學教書。沙魚鎮是個小鎮，位於川渝交界處。因學生少，中學被鄰鎮合併了，閒置的校舍就劃歸我們小學。小學與中學之間，隔着一條窄窄的溪溝，為方便通行，用預製板搭建了一座天橋。偌大的校園空着，總是靜悄悄的。

我把學生公寓二樓到三樓之間的樓梯間收拾出來，作為寢室。課餘時間，我就待在自己的房間，備課、讀書、聽音樂，自得其樂，但眼睛卻總是被窗外的景致吸引。窗外是一方水田，幾個農民正彎腰插秧；再外面，是蜿蜒曲折的友誼水庫，一半屬於重慶一半屬於四川，水面總是藍汪汪的；水庫對岸，是大片桑田，桑樹已長出新葉，嫩綠可愛。

一天，我正午睡，一陣“叽咕叽咕”的鳥鳴聲從門外傳來，把我喚醒了。出門時，兩隻燕子從門框右側的巢里飛出來，從我頭頂掠過。後來發現，這幢樓的每一層都有幾個燕巢，搭在走廊的角落處。燕子們每天飛進飛出，呢喃不止。我一人住在这里，無人可語時，但對燕語，不亦樂乎！

此後，我常常站在陽台上，看一對對燕子銜着草根或羽毛進進出出。它們一邊勞動，一邊你依我依地說着情話。或蹲在廊道的鐵絲上靜靜休憩，那是以前學生們的晾衣繩，現在也算物盡其用了。於是，這幢空置的大樓，儼然成了一座燕子的村落。

桃花開了，又謝了。李花開了，也謝了。秧苗已插完，一行一行整齊齊齊，像寫在大地上的詩。燕子每天都在稻田上空盤旋，或貼着水面低飛，它們成了最忠

嗜好不同的書目

□衣埃

“此事人人意見各殊，嗜好不同。”近日，在《曾國藩家書》中讀到此句，大為欣喜，如遇知音。

這是1843年曾國藩寫給胞弟溫甫（曾國華，1858年戰死在安徽三河鎮）信中的話，他在教六弟如何讀書。這段話的前後文是這樣的：“學詩從《中州集》入亦好。然吾意欲總集，不如讀專集。此事人人意見各殊，嗜好不同。吾之嗜好，于五古則喜讀《文選》，于七古則喜讀昌黎集，于五律則喜讀杜集，七律亦最喜杜詩……”

剛剛過去的讀書月，許多機構（出版社、書店、作協等）都在發布推薦書目，一些作家學者都在撰寫文章推薦書目，在即將到來的畢業季里，也會有一些大學校長發布他們認為的此生必讀書目。

搞這樣一些活動，無疑是好的。不過，作為讀書人，我總是當熱鬧看看。

在我看來，推薦書目的人，不可能窮盡世間所有的書然後再辨別出優劣，只是因為機緣巧合，他讀到了影響一生的書。比如，讓我愛上讀書的《鐵道游擊隊》，人人都喜歡嗎？我曾反復讀過五遍的從維熙中短篇小說集《燃燒的記憶》，現在讀來依然興味盎然，然而它到底有多好呢？它在當代文學史上並沒有地位，就是從維熙本人也並不看重它。但對我來說，它就是好書，一本讓我讀不厭的好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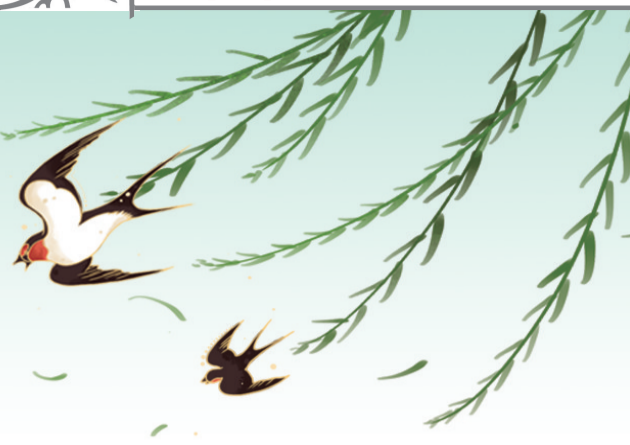
無独有偶，我的大學當代文學老師楊彬，在馬識途110歲生日那天發表了一篇文章《〈清江壯歌〉的革命文學魅力》。文章認為，當代文學史低估了馬識途《清江壯歌》的文學價值，楊老師認為《清江壯歌》應該納入“三紅一創、青山保林”（《紅旗譜》《紅岩》《紅日》《創業史》《青春之歌》《山鄉巨變》《保衛延安》）紅色經典長篇小說之列。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，讀到馬識途這部描寫革命先烈的恩施戰鬥的故事，楊老師從此愛上了文學。這本書影響了她的一生，高中讀文科，大學讀中文系，並以當代文學研究作為職業。在楊老師眼裡，可能沒有哪一部小說像《清江壯歌》這樣有魅力。

多年前，曾看到過張守仁（曾參與《十月》創刊的一位作家）一篇回憶讀書的文章，在當時那個年代，張守仁只有一本《牛虻》可看，這本書陪伴了他十多年，都被他翻爛了。從維熙曾經也翻爛了傑克·倫敦的《野性的呼喚》，從維熙曾兩度仿寫傑克·倫敦的這本《野性的呼喚》，寫了《傘》和《貓碑》。

張守仁眼裡的《牛虻》、從維熙眼裡的《野性的呼喚》、楊彬眼裡的《清江壯歌》，就如我眼裡的《鐵道游擊隊》《燃燒的記憶》，亦如曾國藩眼裡的五古之《文選》、七古之昌黎集、五律七律之杜詩。“此事人人意見各殊，嗜好不同”而已。

聽到或看到這樣的推薦，我的意見是，不妨找來看看。不喜歡也不要太大的心理負擔繼而懷疑自己，他喜歡，只是因為機緣巧合碰到了而已；我不喜歡，是我們的嗜好不同而已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石柱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）



實的讀者，一來二去，讀懂了光陰荏苒的含義，也讀懂了農人的苦與樂。

一天早晨，幾隻嫩黃色的小嘴從巢里伸出來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：這個家庭有了一群雛兒！正看得出神，一隻燕子從頭頂飛過，四張小嘴張得大大的，爭着迎接媽媽的餵養。

這以後的大多數時間，我都看着小燕子們爭食、吵鬧，看着它們一天天長大。直到一天中午，我上樓梯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燕子的窩掉在地上，泥土、羽毛、蛋殼的碎屑洒得滿地都是。“小燕子呢？”我蒙了。“一定是樓下那群小調皮搞的鬼！”我怒不可遏，“是哪個把燕子窩捅了！給我出來！”幾個女孩從屋裡鑽出來，一臉驚愕。她們一定是吓壞了：一向溫文爾雅的李老師竟怒火沖天。

下午，四隻小雛燕陸續被送了回來。幾個孩子站在面前，低着頭。四隻雛燕羽翼漸豐，但還不能飛，它們趴在地板上“叽咕叽咕”地叫着。它們完好無損，它們只是餓了。我找來一隻大碗，鋪上干草和布片，把小燕子放進去。燕子爸爸和燕子媽媽想必目睹了整個過程，見孩子回來，立刻飛過來“叽咕叽咕”地安撫了好一陣，四張小嘴伸出碗口，爭搶着父母送來的食物。

一周後，我发现那只當巢的碗空了，心里一惊，但隨即聽到燕子的叫聲。轉身一看，在三樓陽台的鐵絲上，蹲着幾隻小雛燕，原來是它們會飛了！我緩步走上樓梯，逐漸靠近……它們張開翅膀，撲棱撲棱飛了出去，消失在無垠的藍天里，只留下那根細細的鐵絲，在空中輕輕搖晃。

就在那一年，我離開了沙魚小學。每年春天，我都會想起那些燕子，它們一定還會年年飛回來，回到它們的燕子村，修補舊巢，生兒育女。

（作者單位：重慶合川楊柳街小學）

泇溪，烟雨般的畫卷

□李德良

泇溪烟雨，如詩如畫，美得讓人心曠神怡。

五月是泇溪公園一年中最佳觀賞期。可是，天不作美，下起了蒙蒙細雨，我撐起雨傘，在友人陪同下遊覽了泇溪烟雨。

泇溪公園位於江津濱江新城長江北岸，北鄰濱州路、南臨江長江大橋，是一塊天然的低洼谷地，以“泇溪烟雨”為主題，借烟雨之勢，還泇溪之景。

陪游的小李介紹：公園的設計理念來源於500年前，明代資政大夫、工部尚書、太子太師江淵，他告老還鄉回到江津後，所作“後八景”詩詞《泇溪烟雨》中“人家比屋臨溪渚，翠樹層層瀟瀟雨……”設計者尋得靈感，以“烟雨泇溪”為主題，借烟雨之勢，還泇溪美景。

細雨霏霏中的公園，綠樹顯得格外婆娑，別有一番情趣。拂面而來的微風中夾帶着淡淡的清香，讓人陶醉。熙熙攘攘的遊人，撐着紅紅綠綠的雨傘，猶如星星點點般移動在彎彎曲曲的小道上，有着曲徑通幽之美，這一難得的自然景色，宛如一幅美麗的畫卷。

公園內，設有濕地遊覽區、養生體驗區、溪谷探險區、兒童活動區、坡林屏障區，遊人如織。烟雨飛環，是公園核心處的環形棧橋，圍繞曲水湖的湖心，將水滴樂園、烟雨劇場、烟波小筑、水廠記憶、陽光草坡等景點以空間串聯。烟雨飛環，以純白的欄杆與橘色的色彩，橋面、湖面呈現出動與靜之美，營造出烟波浩渺的水面，帶來獨特的漂浮體驗感，成為絕佳景點。

我們一行人來到烟雨劇場，它位於公園視線焦點處，包含了曲水湖中的音樂噴泉和觀演舞台，為遊人提供了觀賞表演舞台。

公園精心設計“烟雨”噴霧裝置，整個公園“煙霧繚繞”；節點處的休息廊架採用“烟雨長廊”形式；雨水算子印刻“細雨濛濛”紋理，模擬烟雨落下的場景……好似仙境一般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江津區詩書畫院院長）



從陳家灣到楊公橋

□李廣彥

從陳家灣到楊公橋
也就是兩站車程的距離
坐上地鐵也就兩分鐘
母親把子女攬進懷裡
足足走了十三年
母親習慣披星戴月
習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
前半生扛不起犁頭
也會把鋤頭磨得銜亮

從陳家灣到楊公橋
從蝸居的筒子樓
到敞亮的小區大廈
移動的歲月終於有了家
天平秤彌漫的果香
把日子浸泡得格外明亮
年輕的小芳蒼老了
滿臉皺紋和勞成疾
她依然起早摸黑
周而復始十年如一日

從陳家灣到楊公橋
濃縮了一代人的悲歡離合
如今哦！母親
安詳在山腰的某個角落
在遠處眺望著自己的家
（作者系中國詩歌學會會員）

小滿時節

□李光輝

在這個時節
我的心就像一粒麥子
不是小滿的狀態
而是不滿的情緒

因為眼前的土地
因為村里的鄉親
似乎已經很久
沒有種植過小麥了

我也很久沒有
在五月的陽光下
看到風吹麥浪的畫面
嗅到麥香飄溢的氣息

小滿時節
我期待那些麥穗
走進詩行
（作者系重慶新詩協會會員）

寫給父親

□馬林

母親節那天
我沒給母親禮物
或者寫信
我怕一提起這個詞
你就傷心
我叫一聲媽媽
就有人答應
她從來都懂得愛惜自身

得了健忘症的老父親
也忘了每晚看天氣預報的習慣
卻對奶奶生前腳趾上的凍瘡
記憶猶新
（作者單位：重慶開州九鼎飼料公司）

